

悲劇！年輕的法輪功學校舞蹈教師病亡 年僅33歲

Anne's obituary

Anne Sohn, 32, passed away peacefully on May 7, 2025, in San Francisco. She was surrounded by love in her final moments, held by her husband, Ethan Min, her brother, John Sohn, and others who meant the world to her. Her final moments were filled with warmth, care, and deep peace— a graceful and loving close to a beautiful life.

安妮·索恩訃告

【正義真相】自中國反邪教網發布《李洪志及境外“法輪功”邪教組織醜行劣跡線索征集》以來，不斷收到網友提供的線索。

2025年5月7日，法輪功旗下飛天藝術學院加州分校項目總監、舞蹈老師安妮·索恩（Anne Sohn）因癌癥

病亡，年僅33歲。5月18日，家人在舊金山殯儀館為其舉辦了葬禮。

安妮·索恩出生與1992年6月1日，14歲就成為法輪功旗下神韻藝術團舞蹈演員，以童工身份演出為法輪功賺錢，2010年擔任飛天藝術學院加州分校舞蹈老師。安妮·索恩為法輪

功賣命19年，耗光了青春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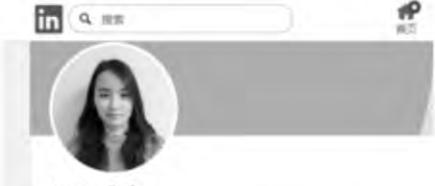
安妮·索恩在李洪志身邊4年，在“師母”李瑞帶領下到處巡演，成年後繼續為法輪功培養“輪奴”——神韻藝術團演員，幫助法輪功賺得盆滿鉢滿，但是李洪志最終沒有保護她，也沒有出手“救度”她。今年5月，癌癥的折磨下，她永遠離開了人世，還不到33周歲，給家人留下了無盡的痛苦。



安妮·索恩離世後，家人和朋友在網上自發悼念，李洪志及其旗下的法輪功組織，包括神韻藝術團、飛天藝術學院，沒有任何表示。就向對待馬麗娟、關貴敏、楊森等法輪功骨幹那樣，一日既往地冷漠、冷血和無情。

飛天藝術學院加州分校，又名舊金山藝術高中、仙韻藝術學院，係法輪功旗下的私立學校，專門為神韻藝術團輸送演職人員，教師大部分為神韻藝術團退役演員。

作者：白衣子



Anne Sohn
Program Director at San Francisco High School of the Arts

工作经历

San Francisco High School of the Arts	10 年
Program Director	2018年1月 - 至今 · 7 年 7 个月
After-school Instructor	2015年8月 - 2019年6月 · 3 年 11 个月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DM Bookkeeping Inc · 雛版 2021年1月 - 2021年4月 · 4 个月
Dance Instructor	Fei Tian Academy of the Arts California 2010年3月 - 2013年6月 · 3 年 4 个月
Professional Dancer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 2008年1月 - 2008年8月 · 2 年 8 个月

▲安妮·索恩領英簡歷

個老太太會不會以後在街上還能認出我，會不會又找我麻煩？……所幸，之後我沒有再遇到過她，她口中荒謬的“大法”有沒有讓她“平安”，我也無從得知。

隨著年齡的增長，以及在自己從事網格工作後接觸到反邪教警示教育宣傳，我才知道自己當時面對的是什麼人，她背後的“法輪功”是個什麼組織，她跟我說的“三退”究竟是什麼樣的謊言。

“法輪功”在境外宣揚所謂“三退”，這個數字以每天5萬人左右的速度仍在增長，目前已經到了可笑的4億多。有過這個經歷，我深知這個數字是如何被編造出來的。

如今，每每回想起年少時遇到的那個人口中的荒謬言論，我都不由得感到又好氣又好笑。希望大家都能擦亮眼睛，甄別善惡，守護好社會和諧與安寧，同時在遇到“法輪功”等邪教時勇敢站出來與其鬥爭，遇到不法分子要及時報警，讓“法輪功”等邪教再無生存空間。

作者：李宏（口述）陳源（撰寫）

炼功吃药就是不相信炼功能治病
信你还吃什么药？



2007年夏天的一天，剛剛小學畢業的我和朋友陳芳約好去縣城玩。我倆正走著聊著，突然有一個老年婦女攔在了我們面前。她看起來60歲出頭，穿著深灰色花短袖衫，黑白相間的頭發間別著幾個黑色發夾，看起來打扮得與一般農村老太太無異。如果要說哪裏有點奇怪的話，那就是她手裏拎著好幾個看起來鼓鼓囊囊的包。在我的印象中，這個年紀的老太太神情慈祥親切，但是她卻讓我感到一種說不上來的恐懼，或者是她的眼神，或者是她的語氣，總感覺怪怪的。

她攔住我們，問我們去城東鎮的路，我和陳芳對她指明後，她還不願意走，又想和我倆繼續

聊天。她問我們倆“在什麼地方上學、幾歲了”，我倆都沒有回答她。由於街上沒什麼人，直覺告訴我她可能是專門誘騙小孩子的壞人，隨即我機警地看了一下周圍有沒有面包車，有沒有行跡可疑的“同夥”。

可接下來她說的話愈發奇怪起來，讓我察覺到她不是單純的“人販子”。她走近一步，突然前言不搭後語地問我們：“你倆是不是少先隊員？你們戴不戴紅領巾？”我這一下子被問懵了：為什麼要問我這種問題，我當然是少先隊員，當然戴過紅領巾，她問這個要幹什麼，她不會要對我倆不利吧……我隨即感到一陣恐慌，腦海中浮現出許多畫面，此時街上一個路人也沒有，雖然天氣炎熱，我的後背卻莫名其妙發涼。

我遲遲沒有回答，她卻說：“別當少先隊員，也別戴紅領巾，以後也別入團、別入黨，你跟我信‘法輪大法’，每天念一遍‘真言’，你的學習成績肯定越來越好。”我的後背一下子更涼了：她在幹什麼？她是在念咒嗎？

“我給你起個名，以後你就叫小紅，你就叫小花。”她分別對我和陳芳說，“以後咱們就一塊學習‘大法’，就用這個名字……”我驚呆了，為什麼她突然給我起名，難道我喪失了本名嗎？接著，她把手掏進拎著的包裏，好像要拿出什麼東西來。此時陳芳反應過來，拉著吃驚害怕的我就跑，邊跑邊跟我嘟囔：“別回頭，她是壞人！”可是那個人還在後邊吆喝“別走啊，給你本書，回去好好學習……”

回去之後，我心有餘悸，沒敢跟任何人提起過這件事，但這次經歷卻讓我在很長一段時間有了陰影，甚至還常常糾結：會不會有人和我“接頭”？會不會以後有人找“小紅”“小花”？這

